

跨世纪文化散文

# 美女危险论

孙绍振幽默散文

知识出版社

世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男人害怕美女呢？  
因为美女身上有刺。  
美女身上有刺吗？没有。  
所以我愿意接近她们。  
一旦我接近了她们，  
我的生命就要飞。  
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美女太危险。  
美女危险吗？危险。  
所以我注定要去冒这个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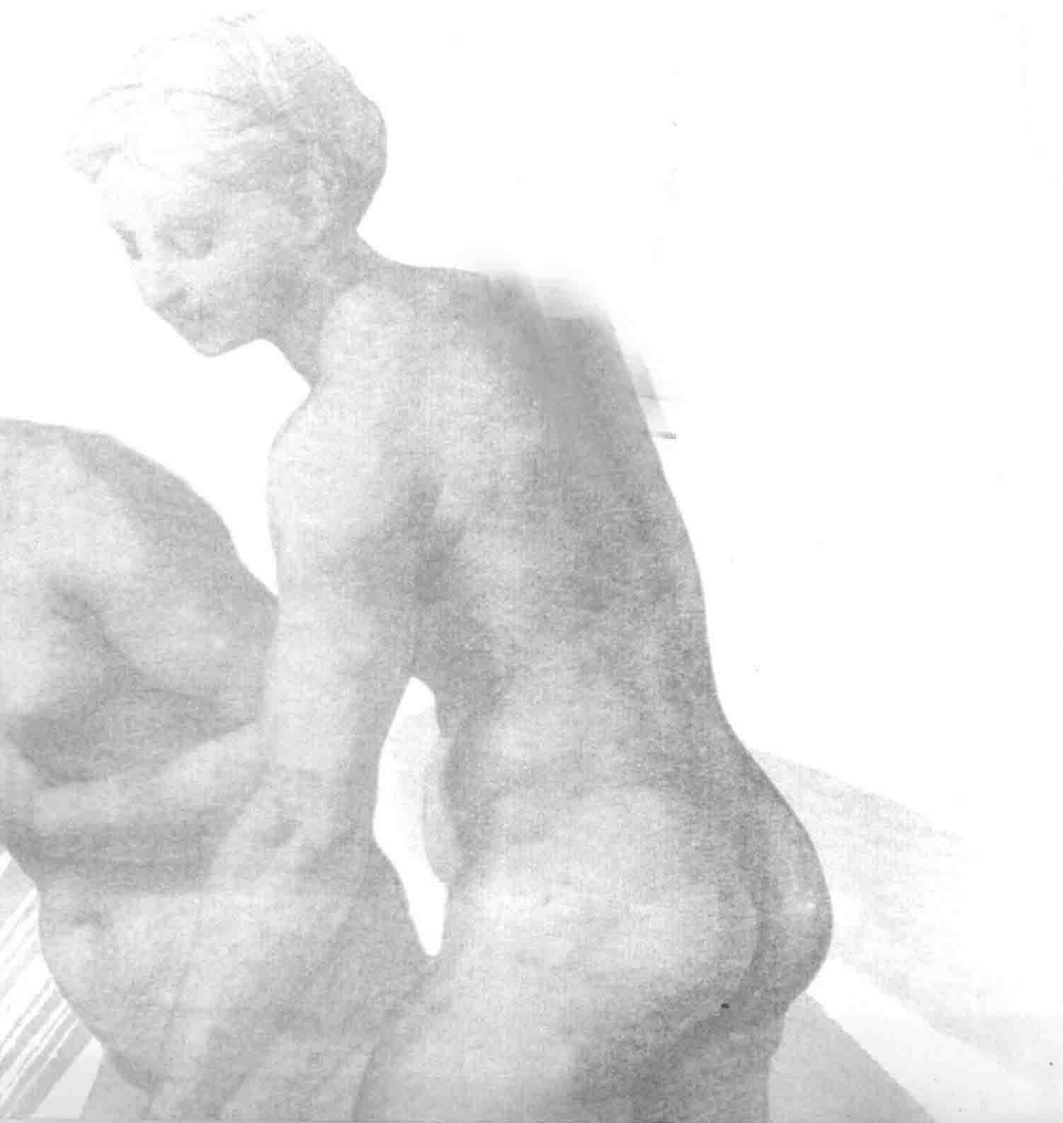
Mei Nu Wei Xian Lun

Sun Shao Zhen You Mo San Wen

# 美女危险论

孙绍振幽默散文

知识出版社



---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037 北京阜城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: 6831 8302)

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0.5

字数: 250 千字 印数: 1-12000 册

定价: 19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作者：孙绍振

RAB41/08

幽

默

散

文

目  
录

美女危险论

- 一、自序/1
- 灾难的背后/3
- 二、幽默诡辩篇/11
- 美女危险论/13
- 调皮鬼可爱论/20
- 吹牛有理论/28
- 良性惧内论/32
- 面具优越论/37
- 说不尽的狗论/44
- 猪鼠优劣论/51
- 中英牛文化论/57
- 三、幽默自嘲篇/65
- 幽默疗法真经/67

幽  
默  
散  
文

美女危险论

目  
录

- 妈妈政府/71  
几个妈妈好?/77  
潇洒骂一回/81  
做头幸福的猪/84  
满脸苍蝇/88  
糊涂读书之忆/94  
超级大馋鬼/98  
一瓣心香/105  
长跑之忆/114  
女老虎/118  
“电话疗法”/124  
爱滋病虚惊/132  
哈罗尔德教授/139

幽  
默  
散  
文

目  
录

美女危险论

哀悼门牙/144

四、抒情幽默篇/149

天堂和地狱之间/151

难兄难弟/156

我和女儿/164

华侨大学第一夜/173

女权主义和幽默/183

五、幽默欣赏篇/193

钱钟书的硬幽默/195

王力先生的软幽默/202

余光中和梁实秋的幽默/207

梁锡华智者的幽默/210

舒婷的抒情性幽默/218

幽  
默  
散  
文

美女危险论

目  
录

《艾子后语》和欧·亨利的幽默/223

歌德和契诃夫的幽默/230

歪打而又正着的幽默/235

优美的比喻和幽默的比喻/240

台港散文中的软幽默/250

六、幽默和沉思/277

厦门人和福州人/279

香港人和清明节/297

恢复中国人完整的感觉/304

幽默的二重错位逻辑/312





# 自序



# 灾难的背后

翻阅自己刚刚编好的幽默散文，突然有一个感想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有趣的东西，并不是在做文章时想出来的，而是自己在讲坛上、课堂上，在和朋友聊天时随便侃出来的。现在人们把幽默看得很是有点了不起，可是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根本没有想过幽默这码子事，但是幽默却给我带来了几乎可以说是灭顶的灾难。

60年代，正是我思想最活跃的时候。

当时全国都流行着一种大立柜，这是年轻人结婚时必备的家具。从长城内外，到大江南北，这种大立柜，只有一个样子。人们舒舒服服地享受着这个大立柜，不知不觉，我的思想也就在这种无形的模式里得到安全感。一种话只有一个说法，再也无法想象有什么超越出统一的说法。我听周围那么多比我聪明的人说话，似乎不以模式为痛苦，而是以模式为荣。奇怪的是，落在这种无形的统一的套子里，人们不但不能互相沟通，而且连朋友都要在心理上互相设防。也许在我内心，有一种东西和这种流行的东西自发地抗衡着，我就常常感到好笑，时不时地以一种反抗大立柜的姿态来说话。

我曾经在自己的日记本的扉页上写过一句话：

我每天大笑三次。

我还把捷克共产党人、民族英雄尤利乌斯·伏契克的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中的一句话抄下来：

我们为欢乐而生，我们为欢乐而死，在我的坟墓上，放上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。

那是一个荒谬的时代，人们丧失了对笑的追求。

僵死的模式卡着活人，按柏格森的理论，是一种机械镶嵌，本来是应该产生笑的，但是，人们笑不起来，即使笑了，往往不是像我的朋友那样急煞车，就是像我那样后悔不迭。

积多年之惨痛教训，终于认同了把林语堂妖魔化的道理，所谓把刽子手的凶残化为一笑的说法，窒息了我的心窍。我对林语堂的幽默一概嗤之以鼻，颇有一点阿Q藐视王胡的自豪。

那不但是一个愚昧的时代，而且是一个无趣的时代。

我虽然还没有感到愚昧的痛苦，但是却感到了无趣的难耐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应该说，我不但不懂幽默，而且也不了解自己的天性。在我的天性中，有一种和这种无趣氛围天然抗衡的东西。同样是一句话，人家按照标准模式说了，我却不甘愿重复，偏偏要换一个思路，讲得有趣一些。许多话只要我一说，就有笑声。从大家的笑声里，我得到一种近乎痴迷的享乐。但是，五分钟痴迷过后很快就被汇报上去，大会、小会、批判、帮助，最后，我只好检讨了事。我诚恳地、痛切地感到非痛改前非不可。但是，江

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的嘴巴并不歪，但是不管什么正统的观念一到我的嘴巴里就带上了歪理歪推的味道。不管下过多少次决心改造自己的世界观，可是命运仍然捉弄我，每逢运动到来，总是有几句出格的怪话被揭发出来，变成了维吾尔姑娘的政治辫子。共享的玩笑变成了孤立的恐怖。

到了“文化革命”开始，一夜之间，我就被包围在上千张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之中。

浩劫过去之后，留在我记忆中的是：在朋友中长达许多年的破帽遮颜。

追求笑的结果是长期的羞辱。

常常弄不懂，为什么像我这样一个一心一意献身伟大事业的人，老是弄到积累安眠药的程度。

我那不争气的嘴巴，为什么老是追求语不逗人死不休，这个毛病已经给我带来了几乎家破人亡的后果，为什么就是改不了？我自己对自己也是恨恨不已。

对于同情我的、遭到连累的朋友，我特别感到惭愧。当我拿着盛着安眠药的瓶子，不由得想起拜伦的诗：

爱我的，我报之以叹息；  
恨我的，我报之以微笑。

我没有屈原那样的气魄去问老天：是什么把我害得这么惨？

直到“文化革命”过去了许多年，我才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，突然意识到害了我的不是别的，就是潜藏在我天

性中的对于幽默的迷恋。

这一年，我已经五十开外了。有一家出版社要出一本有关幽默谈吐的书，许多作者都很踊跃地表示要承担这样的任务，都被编辑部否决了。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作者本身讲话就不够幽默，反复讨论的结果：一致认为我是比较合适的人选。等到他们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的时候，我也许是生平第一次为我的幽默而受益。

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幽默这样的课题，好在我可以结合着自己的体验来写。没想到，只花了四十五天的时间，包括看参考材料，就把一本操作性很强的幽默书写了出来。更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本我写得最不费劲的书，在大陆、香港、台湾一直很畅销。

因为这本书的影响，我还被中央电视台请去做了二十集的《幽默漫谈》的节目。从此以后，我才发现自己在日常谈吐中，还真有一点幽默感。

但是在开始写散文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自觉地追求幽默，像许多自发地开始写散文随笔的人一样，我是从抒情开始的。由于抒情这条路上，挤着太多的多情种子，要出人头地是非常困难的。我并没有什么野心，只是在德国期间，为了排遣孤寂，我写了一些散文。我就像日常生活中那样调侃自己，写得非常随便。后来居然有朋友鼓励说，挺幽默的。这就使我认真起来，在朋友诱导下读了一系列台湾、香港和现代文学大师的经典幽默散文。我逐渐在理论上弄明白了，抒情的美化、庄重感与幽默的丑化、戏谑感之间的矛盾。我看到了抒情的局限，认真地追求幽默就是从这时开始的。

后来在和南帆先生的交往过程中，又看到了幽默在思想深度上的局限，我就不但没有完全放弃必要的抒情，而且在适当的场合，我又以某种沉思来弥补这二者的不足。细心的读者大概可以发现：这本集子中并不是每一篇都是名符其实地同等程度地幽默的。这是因为，有时，我不能不抑制一点幽默，把适当的空间给予沉思和抒情。

我在本书中，还收入了几篇偏重沉思的文章。我所追求的是幽默、智性和抒情三者之间尽可能的平衡。这样高的要求，不是我一下子能够做得到的，但是，至少可以避免幽默的泛滥导致思想深度方面的损失。

除此，我还要交待的是，在本书之后的另外两本书中，还收入了我在香港《文汇报》上开的两个幽默专栏中的一些文章，目的不过是向读者介绍这种文体。报纸专栏文章，这在内地可能是比较陌生的。它以篇幅的短小（一千字、五百字）和作者、版面固定为特色。接触不多的读者可能会觉得不习惯。其文学价值，在目前可能是有争议的。但是这种香港（还有台湾、澳门）式的体裁也有不可小觑之处。关于这一点，我想还是引用一下《羊城晚报》98年2月1日第5版上费勇先生的文章《专栏：最具香港特色的文学》来说明一下：

专栏文章的“文学性”常常受到质疑，这样的文章能算作是散文吗？它具有不断阅读的价值吗？一些批评家断言香港没有文学，甚或香港是文化沙漠，此类专栏文章正是例证。但是，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化时代，媒体日新月异，文学的表达方式也在不断改变，

人类表情达意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。假如我们对现代的大众传媒一概斥之为商品化，斥之为复制品，甚或是堕落，那么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个感受人类社会转型的大好机会。欧洲的杰出批评家本雅明也许是明智而深邃的，他并不作出什么评判，而是以宽广而敏感的心灵静静地感受那正在发生着的一切，写下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》等睿智的文章。他启示我们如何看待现代文明下“艺术”的变化……对于香港的专栏文章，如果以文化批评的眼光加以审视，也许会有不少文化学意义上，至少它是大众文化最典型的标本之一。例如我们可以思考：这种特殊的空间及其传播的方式对于作家的心态及其语言的运用，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？它的商业化局限固然也扼杀了传统散文的许多优点，但也可能使散文这种传统的文类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，等等。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归结到语言层面，比如，在商业化及“轻短薄”的阅读期待心理挤压下，汉语的审美功能如何在有限中得以保持，从而达到无限的诗意性。

香港大学中文系的黄维梁教授曾著文，提到专栏文章是最具香港特色的文学：

“香港的专栏作家，已成群族，作家与作家之间（当然还有作家与读者之间），兴、观、群、怨，于是，文学的功能发挥了。管它现代或后现代，朽还是不朽，专栏杂文，已肯定是最具香港特色的文学。”



我之所以这么不厌其烦地引用，目的不过是向还不熟悉这种特殊的文体的读者提供一个参照背景。但愿读者能够理解：既然在现代商业社会里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文体，我们就要准备着它有朝一日，在我们的文坛产生影响。而这种文体在审美的层面上，与我们传统的散文文体意识是有着不小的距离的。我在写作这样的文章的时候，每每告诫自己，这是另一种文体，和传统的散文相比，它需要的是另一路功夫。

当然，我的这路功夫还远远没有到家。